舊王孫眼中的臺灣原住民——從溥心畬的詩文書畫中解析

溥心畬，《番人射鹿圖卷》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60-61。

何孟侯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古今論衡　第 15 期　2006.10

一、前言

溥心畬（1896-1963）是近代中國的知名人物，一方面他是滿清皇族「末代皇帝」溥儀的堂兄，另一方面他也是民初畫壇上名重一時，人稱「南張北溥」的一代宗師，最後隨著時勢流轉，當國民政府撤退臺灣之際，他又因此成了當時臺灣畫壇的「渡海三家」。毋可置疑的，他是一個時代人物，有人著眼於他滿清皇族的身份，有人著眼於他藝術方面的成就，也有敬仰他一代文人的風骨等等；而本文就基於前述種種，來探討一個出身中國宮廷的貴族、一個畢生創作的書畫大家、一位深受儒家學說薰陶的傳統中國文人，他所認識的臺灣原住民，這個看似不存在的交集，其實隱然若現，且斑斑可考，就待以下的內容一步步將它鋪陳開來。

圖 1：溥心畬像（引自《溥心畬傳奇》封面）。

二、重提舊王孫

溥心畬，本名儒，字心畬，號西山逸士，又號羲皇上人。光緒二十二年（1896）生於北京，爲清道光皇帝曾孫，恭親王奕訢孫，宣統皇帝溥儀堂兄。滿清王朝雖於 1911 年結束國祚，溥心畬之名仍能以其超凡的書畫藝術成就傳世，在大陸時期即與來自四川的張大千有「南張北溥」之稱， 1949 年來到臺灣後，更與張大千、黃君璧並稱「渡海三家」。觀其畫作，山水、人物、花卉各類題材皆有涉獵，尤其以山水作品最負盛名。

直至 1963 年病逝於臺北前，心畬先生晚年的精華歲月可以說幾乎是在臺灣渡過，因此，也就留下許多以斯土斯民爲題材的傳世作品；臺灣一地對於這位末代皇族而言，有著錯綜複雜而又弔詭的歷史情結。光緒二十一年（1895），也正好是溥心畬出生的前一年，甲午戰敗，清廷求和旋即與日方進行馬關議約，臺灣就在他先人的手中割讓給了日本，這在當時所造成的影響，正如光緒皇帝所言：「臺灣割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爲天下主。」另外，康有爲等在京參加會試舉人聯名上書稱：「棄臺民之事小，散天下之民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而在臺民方面則「奔走相告，聚哭於市，夜以繼日，哭聲達於四野。」❶可知此一事件震動朝野人心之巨。到了

1911 年，也正是末代皇帝溥儀在位的第三年，國民革命終於讓氣數將盡的清廷畫下休止符，也使得這些滿清皇族貴胄都成了舊朝遺臣。而後，國民政府領導對日抗戰，在 1945 年將割讓給日本五十一年的臺灣收復，旋即隨著政局逆轉， 1949 年溥心畬竟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到臺灣，如此境遇怎能不說是造化弄人。收錄在《南遊集》的一首五言詩〈憶昔〉記錄了心畬先生來臺之初的心境與慨嘆：「憶昔軍書急，要盟在馬關。纔聞失旅順，已報割臺灣。使節來何遠，王師戰不還。殊方悲往事，空望舊雲山。」

三、溥心畬關於臺灣原住民題材的畫作

今得見溥心畬關於臺灣原住民題材之畫作有二：一爲刊印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所出版《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繪畫類第三件，❷絹本設色，畫幅縱 11.2 公分，橫 53.5 公分，題爲《番人射鹿圖卷》（見圖 2-1～2-3），構圖生動、筆法簡潔精練，從畫題內容可以了解這是描繪以臺灣原住民爲題材的作品，畫題爲：「構木巢巖穴。攀藤上杳冥。射生循鹿跡。好武冠鵰翎。箭影穿雲白。刀光入水青。聖朝同化育。嗟爾昔來庭。余始至臺。聞番人居山者。勇毅敦厚。有先民之遺風焉。曾賦此詩并作番人射鹿圖題之。心畬」，畫題中之詩句亦見於《溥心畬先生詩文集》之《南遊集》部分，名爲〈高山番〉詩。

其二， 2004 年 5 月見於北京華辰拍賣會中，編號 667 之拍品：名爲《山番射鹿圖》（見圖 3-1～3-3），此幅在過去較爲罕見，畫幅縱 11.2 公分，橫 74.8 公分，畫作主題與前一幅雷同，但此作之構圖、佈局則較爲複雜、細密，題款內容爲：「構木巢巖穴。攀藤上杳冥。射生循鹿跡。好武冠鵰翎。箭影穿雲白。刀光入水青。聖朝同化育。嗟爾昔來庭。辛卯羈旅臺灣。作山番射鹿圖并題。心畬。」同樣，可見如前之〈高山番〉詩，惟此幅落有年款，所記「辛卯」即爲民國四十年（1951），是先生來臺灣的第三個年頭。❸若從前一幅由故宮保存《番人射鹿圖卷》之題款最末一句「曾賦此詩并作番人射鹿圖題之」加以推論，提到曾以此題所爲畫作，極有可能正是這一幅《山番射鹿圖》。另外，前段提及先生所作〈高山番〉詩，亦應是完成於抵臺之初，兩相對照，頗有謀合之處；事實上，以同一題材先後完成兩件作品的例子，在心畬先生來臺後所作的《帚生菌圖》也有同樣的情況。❹（參見圖 4-1, 4-2）

❶ 參歷史科教學研討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臺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0），頁 185-192 。

❷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1993），所收錄者，皆爲溥心畬之遺物託管小組篩選委託故宮博物院管理之書畫、文玩，即一般所謂之：「寒玉堂託管文物」（「寒玉堂」爲先生居室之名）。

圖 2-1 ：溥心畬，《番人射鹿圖卷》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

圖 2-2 ：溥心畬，《番人射鹿圖卷》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 60-61 。

❸ 溥心畬先生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農曆八月抵臺。詳參王家誠著，《溥心畬傳》（臺北：九歌出版社，2002）。

❹ 參見劉芳如，〈溥儒在故宮——從寒玉堂託管文物論溥心畬南渡後的逸格畫風〉，《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頁 342 。

圖 2-3 ：《番人射鹿圖卷》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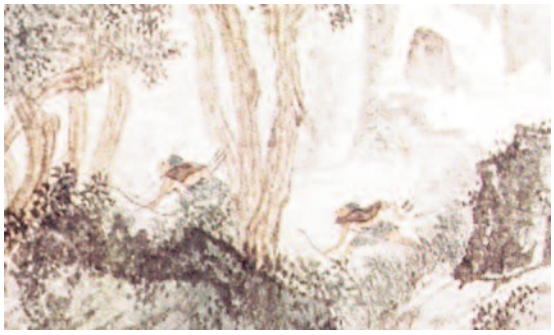

圖 3-3 ：《山番射鹿圖》人物細部

圖 3-1 ：溥心畬，《山番射鹿圖》局部。取自《典藏古美術》143.8（2004）： 38-39 。

圖 3-2 ：溥心畬，《山番射鹿圖》局部。取自《典藏古美術》143.8（2004）： 38-3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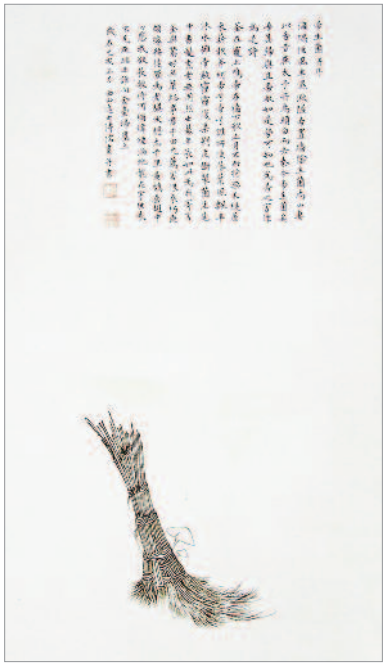

圖 4-1：溥心畬，《帚生菌圖》（1959）（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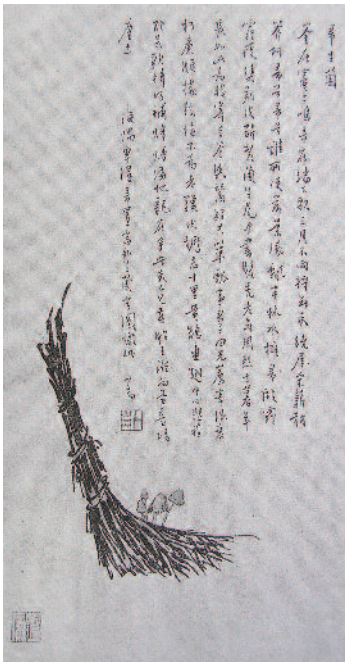

圖 4-2：溥心畬，《帚生菌圖》（未繫年款）
取自劉芳如，〈溥儒在故宮——從寒玉堂託管文物論溥心畬南渡後的逸格畫風〉，《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就畫作中山石樹木的作法而言，與心畬先生歷來畫風相當一致，但是就題材的選擇上來看，就顯得有些特殊。來臺後的溥心畬定居在臺北，對於臺灣各地風土民情的接觸，主要應是藉由歷次赴各地遊歷、講學、舉辦畫展等機會，再加上對臺灣一地既有的印象與認知。事實上，來臺短短十數年間，溥氏對於臺灣關注與了解的深刻程度，其實並不是一般的片面了解所能呈現，以前面所談的畫作來看，溥心畬很敏銳的掌握到了臺灣的特色——原住民與鹿這兩種代表性的題材。

以往通稱山番或高山族的臺灣原住民，是外界了解、記錄臺灣的主角，無論是日據時期的文獻記載與研究調查，或一直以來，中原地區對所謂臺灣少數民族的記載皆然。溥心畬在作《山番射鹿圖》或《番人射鹿圖》時是否爲親眼所見之景況？所繪爲何地？何族之原住民？於今來看實難追根究底，同時，前後兩幅畫的人物造型與服飾也不盡相同，但大抵皆爲頭冠飾有羽毛、腰繫番刀、手持弓箭或長矛，或做引弓射鹿狀，或做攜刀偷襲狀。此外，在辛卯年所作的《山番射鹿圖》上，人物上身著似獸皮之披肩，下半身圍有黑布短裙，而未落年款的《番人射鹿圖》有一正對畫面面貌清晰的人物，他身手敏捷的攀附在老樹上，口銜番刀，準備對眼前的獵物展開攻勢，此人的頭冠看來似以黑色頭巾包裹而成，上飾一白色翎羽，身著寬鬆灰黑似布料製成之通身長衫（圖 2-3），在畫面右邊二人一前一後躬身潛伏在草叢中，前者裸身持長矛，後

者引弓著似織品之服裝，上身短衫有灰白相間條文，下身似白色短裙；以上是畫中所描繪出的人物特徵。

綜合前段所列出的人物特徵來看，比如「頭冠飾有羽毛、腰繫番刀」這樣的裝扮，在臺灣原住民各族來講是很普遍可見的；再加上「手持弓箭或長矛」身處深山身手矯健做擅獵狀，這樣看來，則比較接近鄒族、布農族、泰雅族、排灣族等屬於以山區爲主要生活場域的高山原住民，若再加上「身著似獸皮之披肩，下半身圍有黑布短裙」，則排灣族（圖 5）、魯凱族、鄒族（圖 6）與布農族（圖 7）常見這樣的穿戴。另外，於臺北故宮的《番人射鹿圖》畫幅中，可見以黑色頭巾纏頭，著寬鬆灰黑似布料製成之通身長衫，這樣的服飾特徵，在臺灣原住民中以平埔族最常見此穿戴，其他像排灣族、阿美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邵族等等都有類似的穿著印象，尤其是纏頭巾的習俗（圖 8，圖 9）。

圖 5：日人所攝著黑布短裙狩獵的排灣族男子
取自《臺灣介紹最新寫真集》，昭和六年（1931）。

最後來探討畫作中的「射鹿」題材；過去臺灣島三百公尺以下的原野，由於氣候溫和，草木茂盛，且少猛獸天敵，因此成了梅花鹿繁衍的樂土，數量日見龐大，本地的原住民以狩獵、捕魚爲主要生產方式，其中狩獵部分自然就以捕鹿爲主（圖 10）。❺從史料記載來看，鹿皮、鹿肉、鹿茸等物產從荷據時期起，幾與臺灣當時的經濟貿易、民生發展密切相關，當時負責開發貿易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每年從臺灣出口鹿皮即有十餘萬張，當然這樣的情況也間接影響本地原住民營生的方式，捕來的鹿便成爲與外界進行交易的貨物，接下來包括明鄭、清領、到日據時期也多如此。再加上大陸移民陸續來臺屯墾開發，他們看見島上有這麼多的鹿，便就這樣的情境反映在各地的命名上，例如：當時臺灣首府臺南的鹿耳門，現今仍延用的彰化鹿港、南投鹿谷、臺東鹿野、屏東縣萬巒鄉的鹿寮、新竹縣的鹿場、嘉義縣的鹿草和鹿滿山、宜蘭縣的鹿埔等等（圖 11），❻可以說是遍佈全臺不勝枚舉，鹿之於臺灣很容易就爲人聯想在一起。

❺ 巡察御史六十七使臺期間（1744-1747）命工繪製之原住民風俗圖名爲《番社采風圖考》（參圖 10），其中關於臺灣原住民「捕鹿」的記載：「淡防廳大甲、後壠、中港、竹塹、霄裏等社熟番，至秋末冬初，各社聚眾捕鹿，名爲出草。」

❻ 參呂明穎著，《動物的故事》臺灣風土系列 6（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

圖 6 ：阿里山鄒族男子
取自宋文薰等撰，《跨世紀的影像：鳥居龍藏眼中的台灣原住民》（1994），頁 132 。

圖 9 ：鄒族男子，可見其中有纏頭巾者。
取自《跨世紀的影像：鳥居龍藏眼中的台灣原住民》，頁 135 。

圖 7 ：著傳統服飾之布農族男孩（作者提供）

圖 8 ：平埔族纏頭巾男子局部
取自《跨世紀的影像：鳥居龍藏眼中的台灣原住民》，頁 151 。

圖 11 ：臺灣的梅花鹿（徐吉財攝，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網站 http://enanimal.tesri.gov.tw/main/animal_sub.asp?item=3&id=68&Icategory=1）

圖 10 ：清・六十七，「捕鹿」，《番社采風圖》（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7）。

圖 12-1 ：《山番射鹿圖》題款。取自《典藏古美術》143.8（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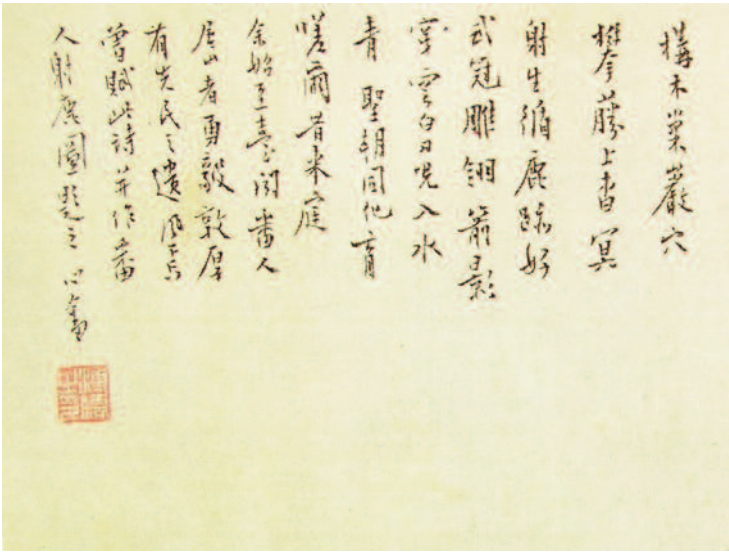

圖 12-2 ：溥心畬，《番人射鹿圖卷》局部。取自《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 60-61 。

四、溥心畬詩文裡的臺灣原住民

繪畫作品可以讓我們在視覺上得到很具體的形象，但作者的心思與想法則顯得抽象而不確定；本段落將從心畬先生的詩文中找出關於臺灣原住民題材的作品，並做進一步的分析探討。

在前面談畫作時，已經在畫題中首先看到溥心畬描述臺灣原住民的一首五言詩：〈高山番〉，這首詩同時也收在《南遊集》裡面，細究詩意，實道出許多作者既有的認知，諸如「構木巢巖穴，攀藤上杳冥，射生循鹿跡，好武冠鵰翎」（圖 12-1）。其中有對臺灣原住民住屋、起居，還有他們狩獵謀生及性情、服飾等等的描寫，都顯示他已對描寫對象有所了解，而這首詩事實上應是溥心畬來臺之初的作品，如「冠鵰翎」，即頭冠配飾老鷹羽毛這樣的風俗，在鄒族、排灣族、魯凱族等臺灣原住民的衣飾中相當常見，且在他們的男性社會中「冠鵰翎」確實具有神聖重要的意含（圖 13-1~14-2）。除此，「聖朝同化育。嗟爾昔來庭。」則反應出作者個人的主觀情感，若站在正面的立場來看，溥心畬他對臺灣原住民的觀感是認同的，再看到「余始至臺。聞番人居山者。勇毅敦厚。有先民之遺風焉。」這一段（圖 12-2），推斷這幾句應又在〈高山番〉詩完成之後數年，二度畫番人射鹿題材時所補述，其中提到的「勇毅敦厚。有先民之遺風焉。」更是這種情感的進一步抒發。

《寒玉堂文集》是收錄溥心畬各時期文章的著作，內容所記含括中國大江南北，題材亦包羅萬象，其中談到臺灣原住民的文章計有〈論吳鳳事〉、〈石門銘〉并序、〈霧社山銘〉、〈太魯閣記〉等四篇。

〈論吳鳳事〉

> 臺灣番社，列山而巢居。歲殺人，取其元以祭。吳鳳爲通譯，止之不可，乃告其眾曰：「詰朝有紅衣而幕首者，殺之而止，違則天將降災。」番殺紅衣者，發幕，鳳也。是時地震以疫，番懼，遂止殺。民以其有功於臺也，春秋祀之。或問余曰：「吳鳳可以爲義士乎哉？守臣請列祀典，以甲午之役，未之能行也。」余應之曰：「鳳何止於義，殆過之也。」當鄭氏既平臺灣，置府。番方獷鷙，鳳以忠信信孚於番眾，患其殺人以祭，止之不可，至於殺身以止其害。夫鳳者，一匹夫耳。非有廩粟一官之守也，非有兵戈百夫之力也，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事。知番非鳥獸，可以誠動，至於殺身以革其俗。孔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曰：「殷有三仁

圖 13-1 ：「冠鵰翎」的北鄒群男子
（智慧藏【臺灣原住民知識庫】數位出版品，智慧藏學習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wordpedia.com/edu/product/default.aspx#2）

圖 13-2 ：「冠鵰翎」的鄒族男子

圖 14-1 ：「冠鵰翎」的排灣族青年（作者攝）

圖 14-2 ：「冠鵰翎」的排灣族長老（作者攝）

焉。其道不同，其揆則一。」殲其類，去其害，未仁也。革其俗，安其邑，未仁也。害去其天下，猶未仁也。害去其後世，斯可謂之仁也。夫義者，舉百行而錯之。正仁者安人，而澤百世。既錯於義矣，由是而之仁焉。鳳，豈義士而已哉。

內容談的是臺灣原住民中的鄒族（早年稱作曹族）與清朝乾隆年間阿里山番社通事吳鳳的事跡；於今來看這篇文章，難免感到內容過份誇大吳鳳其人其事，❼事實上，臺灣社會這些年來也曾對這個經過不同政權（計有滿清、日本及國民政府）刻意詮釋、包裝等社會化後的吳鳳形象產生懷疑，甚有持否定看法的諸多論辯；❽但是，溥心畬究竟不是個史學家，筆者於此關心的是他對當時臺灣一地所流傳的吳鳳掌故知之甚詳，還有他以透徹的儒家思想提供的剖析，謂：「殲其類，去其害，未仁也。革其俗，安其邑，未仁也。害去其天下，猶未仁也。害去其後世，斯可謂之仁也」，如此深刻的人文關懷，於今來看仍然發人深省，至於文章中的引據有誤，於此反而是較次要的。

〈石門銘〉并序❾

惟閩環山重險，漳泉連鎮，奄有海隅之臺，底定卉服。剪面之民，貢其方物。文德所被，比於藩屏。甲午之役，挫甲劃地。番人不欲從倭，斷水據險，戰於石門。壯者挾兵，攀援藤莽，伏穴爲壘，依林爲寨。婦子負糗糧，礪刃結弦。人皆怒寇，奪命喋血。匍匐巉崿，陳爲犄角。石門削拔，壁立當路，怪石嗡嗡，不能通兩馬之車。倭怙恃其眾，搜番求戰且輕番。入山已深，伏者盡起，嘯嘑下擊，殲其渠魁。功雖不成，義可書也。乃作銘曰：天開峻極，設險爲門，龍穿霆震，風湍晝昏。星分列巘，井洛厚坤。東寇憑陵，要盟略地。敢行暴虐，殘民逞志。炎岡抉谷，氈車載燧。番人疾首，誓死於義。剡我長矛，韔我強弓。聽誓雲集，嘯侶風從。冠纓排雪，飛矢流空。殲厥師旅，斬其元戎。天柱將傾，地維將裂。巍巍石門，其義不滅。

❼「從社會經濟學史的角度而言，是不太贊成『偉人道德論』可以全面改變社會生活方式的。社會生活方式之變遷，與其深層結構變遷有密切關係」。引自翁佳音，〈吳鳳傳說沿革考〉，《臺灣風物》36.1（1986）：39-56。

❽ 其中以陳其南，〈一則捏造的神話——吳鳳〉，刊載於《民生報》（1980.7.28）最具代表性。

❾ 此處所指之石門位於屏東縣車城鄉往四重溪東北方向，因四重溪切穿其中，形成左側石門山（排灣語稱虱母山）及右側五重溪山的斷崖地形，中間開四重溪流之隘口，類似門戶狀，有孔道通往牡丹鄉，今所知1874年牡丹社事件石門古戰場即位於此。詳參葉誌成著，《恆春史誌：日本征藩紀》（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31-49。

此銘文所記，乃是 1874 年（同治十三年）牡丹社事件主要戰役的所在地——石門古戰場（圖 15-1, 15-2）；「牡丹社事件」是臺灣史上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事件，日本藉保民之舉而出兵臺灣，於臺灣恆春半島的石門、竹社、楓港等地，爆發與牡丹社排灣族人的軍事衝突，而其中尤以石門一役最爲慘烈，族人爲保衛家園，雖奮勇還擊進犯的日軍，最後仍寡不敵衆，其中牡丹社及高士佛社人死傷慘重，石門之險既破，日軍侵略之舉便自此展開，爲調解此一爭端，中國方面最後由軍機大臣和碩及恭親王奕訢（即溥心畬之祖父）出面與日方訂立「臺灣戕害日本商民會議撫卹條款」，承認日方此役爲「保民義舉」，並賠償日方之損失。此一事件刺激清廷調整治臺政策，由爲防內亂而治臺，調整爲防外患而治理臺灣；日本則是以此作爲南進的試探，藉牡丹社事件逐步併吞琉球，二十年後更藉馬關條約取得臺灣作爲殖民地，改寫了臺灣近百年的歷史命運。⑩

顯然的，溥心畬對於此一歷史事件的時序發生混淆，錯將石門之役置於甲午戰敗之後；在此序文、銘文中，同樣可見這位清王朝的舊王孫將個人國破家亡的情感融入成爲全文主調，而關於石門地形、景物及戰況的描述則相當寫實，彷彿曾身歷其境一般，可見此一牽連中國近代歷史的關鍵事件，也曾受到溥心畬的關注。

圖 15-1：日據時期所攝牡丹社——石門景觀（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藏資料）。

圖 15-2：今日的石門景觀（楊淑玲提供）。

⑩ Edward H. House 原著，陳政三譯，《征臺紀事：武士刀下的牡丹花》（臺北：原民文化，2003）；李匡悌著，《恆春半島的人文史蹟》（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002），頁 103-104；戴寶村著，《帝國的入侵：牡丹社事件》（臺北：自立晚報，1993）。

〈霧社山銘〉

海疆設險，職方建官，崒嵂千仞，巍峨百盤。巨靈闢路，夏后安瀾，穹巖晝暗，石樓夜寒。東寇興戎，虔劉邊宇，死爲國殤，生能守土。我褰我旗，我眾我旅，舉其溪湯，昭茲遺烈，來世莫忘。

敘述事件爲 1930 年（民國十九，日本昭和五年）發生於臺灣的霧社事件，此一事件可說是日本統治臺灣期間原住民最嚴重的反抗行動，文中歌頌的主角是發動事件的霧社泰雅族原住民。相較於先前牡丹社石門之役及吳鳳故事的詳細描述，此一震驚日、臺被當時臺灣總督府稱作是「時代的一大不祥事件」，及被光復後的國府當局標榜爲「碧血英風」的抗日事件，溥心畬於此似乎對事件的原委著墨不多。

〈太魯閣記〉

臺之東，峰巖崒嵂，隒若累甗，紆曲千折，大魯之水出焉。抱壑盤谷，奔騰遠瀉。皆以山爲涯，穿石激浪，匯爲深潭。湍飛雪湧，鸇鳶翔集，古木盤拳，薜蘿引條數十丈，攀蘿猱上，益高，至於峽口。群山青濛，揜翳雲霧，鳥道盤空，出其上方，下臨九淵。其水東逕大魯入谷口，戰於斷巖之下。其巖倚天削立，中鑿爲路，上下皆二千五百尺。行人如蟻附壁，目眩骨驚，路盡則繩橋駕空，長數丈。曰仙寰橋。登之簸揚，如附海舟。下視絕澗，勢若長蛇。上有溫泉，番人居之。初日本之侵臺也，番人據山爲寨以守。霧社之戰，番人以長矢利矛，殲其大將。好勇慕義，有足懷者也。

這篇題爲〈太魯閣記〉的文章以描述太魯閣地區的風景爲主，後又以地緣引出當地的原住民（太魯閣族原住民原爲泰雅族中之賽德克亞族的太魯閣群），以及他們反抗日本統治的歷史，根據這些描述進一步追索，便讓人聯想到二十世紀初東臺灣最大的一場戰事——「太魯閣之役」。

太魯閣族人宿以勇猛剽悍的民風著稱，所以自 1895 年臺灣割日開始，日人一方面爲攫取山區豐厚的天然資源，一方面欲加速以「理番」之名達到有效統治之實，與太魯閣族人衝突、纏鬥長達十八年之久，期間較大規模的衝突事件與戰事有：西元 1896 年「新城事件」事發後，日軍四次征討太魯閣地區，但皆因不諳當地險惡地勢而連嚐敗績。 1906 年「威里事件」起因於日人大量砍伐樟樹，提煉樟腦等經濟利益上的衝突，不滿的太魯閣原住民聯合十四社族人襲擊並殺害花蓮港支廳長大山十郎等 25 人。在威里事件後日本人對於太魯閣族人的統治便漸趨強硬，並且積極長期佈署，遂有 1914 年（日本大正三年）的「太魯閣軍事征伐行動」，這場大規模戰役由當

時的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親自領軍，自任太魯閣番討閥軍司令，動用軍警兵勇萬餘，東西夾擊，歷時兩個多月，以優勢軍力與現代化的武器，終將頑強的太魯閣原住民全數勦平，太魯閣族人死傷無數，而日本方面也爲這場勝利付出相當的代價，其中尤以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督戰期間，墜入山谷身負重傷，戰事平定後，佐久間總督旋即卸職，返回東京，翌年便病逝。日方對於此一事件的記載多半清描淡寫，⓫但此事在太魯閣族人的口中，就變成此役雖敗猶榮的記憶，他們認定這位大將是因受到族人襲擊而身亡。⓬佐久間左馬太（圖 16）是歷任臺灣總督中任期最久，並以其理蕃治績被稱爲「理蕃總督」，也曾是戰功彪炳的海戰大將。 1874 年南臺灣牡丹社事件引發的石門之役，以及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的黃海之戰，他都是日方參戰的將領；雖然，溥心畬在這裡對於發生在 1930 年的霧社事件與 1914 年的太魯閣軍事征伐行動，似乎出現了混淆，但其文中記載：「番人以長矢利矛，戮其大將」所指應該就是佐久間左馬太，對於這位曾參與許多中日間戰事的日方大將而言，溥氏在心境上恰與太魯閣族人有著同仇敵愾的認同。最後，還有一則收錄在《華林雲葉》關於臺灣阿里山番人伐木的奇聞異事，將於本文下一個段落「舊王孫與臺灣原住民的交集」中進行探討。

圖 16：佐久間左馬太像。取自《討蕃軍隊記念寫真帖》，大正三年（1914）。

五、舊王孫與臺灣原住民的交集

臺灣在四百多年的有史記錄中，原住民往往爲外來者接觸、觀察與記錄的重點，無論是中國人、西洋人或日本人，本質上都是以外來者的角度，從旁進行觀察記錄，因此難免會從較爲片面主觀的角度開始累積認知。正如清代文人進行的觀察以及所做的記錄，並不太將原住民的差異當作必須嚴肅認眞看待的事情，大都只偏好將它當作一種有趣的審美對象，一般騷客文人筆下的奇風異俗。⓭

⓫ 參見楢崎冬花編著，《太魯閣蕃討伐誌》（臺北， 1914），頁 119-120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宋建和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二卷（下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頁 457-458 。

⓬ 參見潘繼道，〈二十世紀初東臺灣最大的一場戰爭——大正三年「太魯閣之役」之研究〉，《臺灣文獻》

雖然現今大多較重視日治時期採用人類學方法調查所留下的記錄，然事實上，臺灣在清朝統治的二百多年間，也都留下許多官方或民間關於這片土地的記載，整體上，雖不若日人系統化、科學化，但就上溯臺灣的有史記錄而言，這些就顯得彌足珍貴了。其中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郁永和所寫的《稗海紀遊》、康熙五十四年（1715）阮蔡文的《淡水紀行詩》、康熙五十五年（1716）陳夢林完成的《諸羅縣志》、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二年（1722-1724）間，巡臺史黃叔璥所作的〈番俗六考〉（《臺海使槎錄》）及乾隆九至十二年間（1744-1747）供職巡臺御史的六十七所編寫完成之《番社采風圖考》等等，都記載了當時所見臺灣及此地原住民的情景。

進一步來看，康熙五十五年到雍正二年間修纂的《諸羅縣志》，記錄的原住民是以其居住的區域來區分，從內容記載上可以發現，當時即已觀察到無論風俗、狀貌等時有異同，但仍以番人統稱之，或籠統地都歸納爲臺灣高山族。另外，收錄在《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雜記之屬》的《臺海使槎錄》，這本田野調查式的文集史料曾詳盡的記錄撰者親歷臺灣後的見聞，並對於當時原住民的居處、服飾、飲食、衣飾、婚嫁、喪葬、器用、各社歌謠等等作了有系統的記載，應可視爲清領時期中國內地了解臺灣的適當資料；在卷六〈北路諸羅番七〉的衣飾部分有一段這樣的描述：「衣用鹿皮、樹皮橫聯於身，無袖，間有著布衫者。捕鹿時以鹿皮搭身，皮帽、皮鞋馳逐荊棘中。」所記即爲當時諸羅縣境（約今嘉義一帶）屬高山族原住民景況，⓮如此描寫若與前述《山番射鹿圖》畫面兩相對照，確有許多不謀而合的氣氛。

溥心畬出生於顯赫的恭親王府，早年的學習環境想必是非常優渥，專供皇室成員獨享的典籍、史料等，應該都是他可充分利用的資源。除了前面提及關於臺灣的方誌、遊記等資料外，於乾隆年間編纂完成的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收錄有九卷《皇清職貢圖》，在其中的第二卷內即包含了臺灣原住民圖像十三種，分別是：臺灣縣大傑嶺（圖 17-1）、鳳山縣放繂（圖 17-2）、諸羅縣諸羅（圖 17-3）、簫壠（圖 17-4）、彰化市大肚（圖 17-5）、西螺（圖 17-6）、淡水廳德化（圖 17-7）、竹塹等社平埔族（圖 17-8）、鳳山縣山豬毛（圖 17-9）、諸羅縣內山阿里（圖 17-10）、彰化縣水沙連

55.4（2004）：93-96。文中引述許多太魯閣族耆老及曾聽聞此一事件的後裔談及「佐久間是被太魯閣族勇士殺死」的說法。

⓭ 陳龍廷，〈相似性、差異性與再現的複製：清代書寫臺灣原住民形象之論述〉，《博物館學季刊》（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17.3（2003）：91-111。

⓮《臺海使槎錄》（收入《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雜記之屬》），卷六，〈北路諸羅番七〉，記錄的範圍包括阿里山五社、奇冷岸、大龜佛、水沙連思麻丹、木武郡赤嘴、麻咄目靠……干那霧等等，屬高山原住民。

（圖 17-11）等社歸化原住民、彰化縣內山（圖 17-12）、淡水右武乃（圖 17-13）等社原住民等，⓯《皇清職貢圖》裡所彙集的資料主要是爲了方便皇親貴族們一睹各地少數民族形貌的畫冊集子，據乾隆皇帝的諭旨所述：「我朝統一區宇，內外苗夷輸誠向化。其衣冠、形貌，各有不同。著沿邊各督、撫於所屬苗猺黎獞以及外夷番衆，仿其服飾繪圖，送軍機處彙齊呈覽，以昭王會之盛。各該督、撫於接壤處，倚公務往來乘便圖寫，不必特派專員。可於奏事之便，傳諭知之。欽此。」承命辦差的臣工們在首卷跋語中也提到：「……披茲圖也，大之可以徵分野、規方之略，精之可以體服食、好尚之情。然非我監臣所手量、我將帥所目擊、我驛使所口陳者，不以登槧；削焉。……」⓰由此可見這些圖冊必然是官吏們悉心繪製，以供皇帝閱覽的材料。

於今可知完成於清代官民之手，關於臺灣原住民形貌或風俗描繪的圖像，除了《皇清職貢圖》中所收錄者外，還有《諸羅縣志》的〈番俗圖〉、傳爲黃叔璥所作《臺灣番社圖》長卷（現藏臺灣博物館，原臺灣省立博物館）、巡臺御史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現藏臺灣圖書館，原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原屬清宮內務府造辦處的絹本《臺灣內山番地風俗圖》二十四幅（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臺灣番社圖》四條掛軸

圖 17-1：《皇清職貢圖》，臺灣縣大傑嶺等社熟番及番婦。
取自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職貢圖選》（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八〇種，臺北：臺灣銀行，1963）。

⓯ 莊吉發，〈職貢有圖——臺灣原住民的民俗圖像〉，收錄於《故宮臺灣史料概述》（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1995）。
⓰ 參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職貢圖選》（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八〇種，臺北：臺灣銀行，1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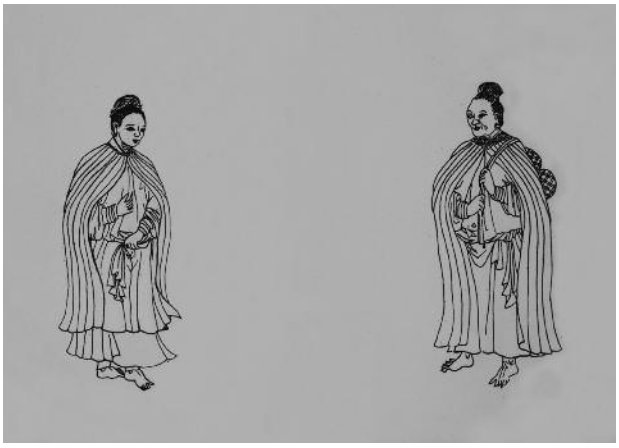

圖 17-2 ：《皇清職貢圖》，鳳山縣放繂等社熟番及番婦。

圖 17-3 ：《皇清職貢圖》，諸羅縣諸羅等社熟番及番婦。

圖 17-4 ：《皇清職貢圖》，諸羅縣蕭壠等社熟番及番婦。

圖 17-5 ：《皇清職貢圖》，彰化縣大肚等社熟番及番婦。

圖 17-6 ：《皇清職貢圖》，彰化縣西螺等社熟番及番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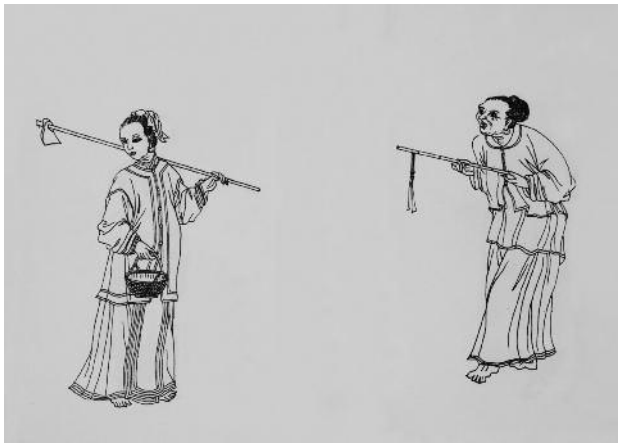

圖 17-7 ：《皇清職貢圖》，淡水廳德化等社熟番及番婦。

圖 17-8 ：《皇清職貢圖》，淡水廳竹塹等社熟番及番婦。

圖 17-9 ：《皇清職貢圖》，鳳山縣山豬毛等社歸化生番及番婦。

圖 17-10 ：《皇清職貢圖》，諸羅縣內山阿里等社歸化生番及番婦。

圖 17-11 ：《皇清職貢圖》，彰化縣水沙連等社歸化生番及番婦。

圖 17-12 ：《皇清職貢圖》，彰化縣內山生番及番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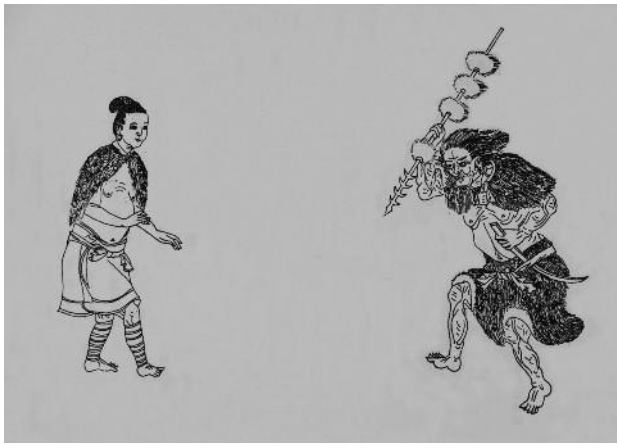

圖 17-13 ：《皇清職貢圖》，淡水右武乃等社生番及番婦。

（現藏國立臺灣博物館）、《臺番圖說》（現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東寧陳氏番俗圖》（現藏北京歷史博物館）、《臺灣風俗圖》（現藏北京歷史博物館）、聞宥所編《古銅鼓圖錄》其中之「舂米圖」及以描繪臺灣「生番」爲主的《清人臺灣風俗圖冊》三十六幅（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等十餘種。⓱這些無論在時間或空間上與舊王孫交疊的文獻史料，都可能讓溥心畬認識到臺灣原住民的梗概。

從溥心畬來臺後的遊歷記錄來推斷，應有許多與原住民親身接觸的機會，例如在王家誠所著《溥心畬傳》裡就提到：「溥心畬對臺灣的山明水秀，風光旖旎可能早有所聞，到臺灣的第三日，就迫不及待的前往日月潭遊覽。登光華島，參觀番社的奇風異俗。」時間約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尾，次年（1950）到過嘉義關子嶺和阿里山旅遊，這幾處臺灣名聞遐邇的風景名勝都是溥心畬期待一遊的地方，特別是遊過日月潭的番社，⓲對於原住民身配番刀，手持火槍，一犬相隨入山狩獵的情景，興味十足。山地的一些神話傳說，它更聽得神往，成爲他筆記小說的題材。⓳《華林雲葉》是溥心畬個人特殊際遇與遊遍大江南北所蒐集的奇聞異事，完稿於民國五十二年（1963 ，這年也是他人生的盡頭），裡頭就收進了許多關於臺灣的故事，關於前面原住民神話題材寫的是「臺灣阿里山番人伐木，入谷益深，崎嶇無徑，攀葛以登，得一石洞。剪棘而入，紆折百餘武，見一物龐然與木石同色。薄而觀之，始知爲人。藤蓊蒙茸，纍蔽其身，叩之作石缶聲。其人忽張目，光如兩炬，衆驚，反奔及巖，疊滾而下。懼其爲禍，運石塞谷口，後無敢登者。」這則故事的氣氛，很容易讓人與前面提到的《山番射鹿圖》畫面產生聯想。初步在臺灣原住民神話故事相關資料中並未發表與此情節完全相符的記錄，但在浦忠成《庫巴之火：臺灣鄒族部落神話研究》書中談到：「……神話中敘述人是如何在偶然的機會中進入不同的世界裡，那個世界的人生活的方式與地上的人不太相同，……身體的結構也不同，……」且「在這一類故事的內容中，地下人的形象多半是敦厚老實的，而地上人則是有一點詭詐，想要小聰明，並作弄地下人。」還提到「鄒族人認爲有一些具特殊形狀、色彩的岩石有岩靈存在，並非所有石頭必定就有精靈或神靈存在」，⓴於此，雖仍無法確定溥氏所描寫之故事究爲聽聞後照錄，抑或又加入了自己的想像，但文中所指「臺灣阿里山番人」推斷應爲現今的鄒族原住民的可能性較大（圖 18，圖 19）。

⓱ 杜正勝撰，〈番社采風圖題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爲中心〉，《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98）。

⓲ 此時日月潭番社應爲邵族原住民之德化社一帶。

⓳ 王家誠著，《溥心畬傳》。

⓴ 浦忠成著，《庫巴之火：臺灣鄒族部落神話研究》（臺中：晨星出版社， 1997），頁 110-115 。

在此順帶說明，關於臺灣原住民族別的分類，早期並不像現在這樣明確，幾乎要到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大約在日治中期才漸漸確立現在所採用的界定。㉑ 1911 年，日本臺灣總督府刊布的英文理蕃報告（*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將生蕃分爲： 1. Taiyal（泰雅）； 2. Saisett（賽夏）； 3. Ami（阿美）； 4. Bunun（布農）； 5. Tsuou（鄒）； 6. Piyuma（普攸瑪——即卑南族）； 7. Tsarisen（澤利先——即魯凱族）； 8. Paiwan（排灣）； 9. Yami（雅美）等九族（圖 20），㉒ 自此開始遍居於全臺各地，現今統稱爲平埔族或以往被認定爲熟蕃的原住民，已不在日人認定的原住民或當時所謂的蕃人之列，然而，他們其實與外來移民接觸最多，早期文獻記載最詳的一群。可以說，從馬關條約割臺後至國民政府收復臺灣期間，無論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與中國內陸的隔絕，必然造成許多既有認知的落差或混淆，對於臺灣原住民各族的區別應該也是這樣。㉓ 來到臺灣後，溥心畬對於原住民認定與區分的變遷是否能清楚掌握，則不得而知。

心畬先生其他可能接觸到原住民的遊歷還有民國四十二年（1953）前往臺灣的東部花蓮舉行個展，並前往太魯閣、安通潭、仙人洞等地；民國四十三年（1954）由友人陪同旅遊日月潭，民國四十六年（1957）遊宜蘭太平山，民國四十八年（1959）遊花蓮秀姑巒溪，民國四十九年（1960）遊北縣新店碧潭，民國五十一年（1962）遊桃園大溪及新竹縣五峰山等地。㉔

㉑ 臺灣土著諸族族稱的來源，是從日據時代明治二十九年（1896）田代氏及伊能嘉矩成立「台灣人類學會」以來，歷次調研修正而來（見《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山胞」族稱正名報告》，臺灣省政府山胞行政局委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唐屹教授主持， 1994 ，頁 52）。

㉒ 同前註。

㉓ 今日我們對臺灣原住民界定與名稱的認知主要建基於日據時期，國府遷臺之初，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爲避免名稱使用上的歧異，遂參考各家，確定臺灣原住民共九族的名稱爲：（1）泰雅、（2）賽夏、（3）布農、（4）鄒、（5）魯凱、（6）排灣、（7）卑南、（8）阿美及（9）雅美。（見芮逸夫，〈本系劃一臺灣土著各族中西文名稱〉，《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1（1953）：37-38，「考古人類學界消息」13）。

㉔ 參王家誠著，《溥心畬傳》，附錄〈溥心畬年譜〉；李國安著，《溥心畬》（巨匠與中國名畫叢書，臺北：臺灣麥克， 1997）。

圖 18 ：阿里山鄒族勇士（一）
取自《跨世紀的影像：鳥居龍藏眼中的台灣原住民》，頁 137 。

圖 19 ：阿里山鄒族勇士（二）
取自《Formosa 原住民寫真 & 解說集》，頁 148 。

圖 20 ：臺灣原住民分佈圖（取自「台灣文化生態地圖網站」）。

六、結論

溥心畬，一個滿清舊王孫、一個近代國畫宗師、一位傳統中國文人，他之於臺灣原住民，這個看似不存在的交集，在這麼多蛛絲馬跡中，竟讓人感到出乎意料，但卻又斑斑可考，事實俱在。就溥心畬的各方面背景來看，從他所留下來的詩、文、書、畫中，我們了解到這樣一位時代人物眼中的臺灣原住民。然不可否認的，他看待臺灣乃至臺灣這裡的居民，都有著強烈民族主義色彩；事實上，他所描述「勇毅敦厚。有先民之遺風焉」（出自《山番射鹿圖》題款）、「好勇慕義」（出自〈太魯閣記〉）、「誓死於義」（出自〈石門銘〉）的臺灣原住民與漢人的相處是衝突不斷且認同歧異的，據漢人所作史料記載，僅在清朝時期發生的衝突就有康熙後期（二十五年以後）番亂六次，雍正年間有番亂三次，乾隆年間有番亂兩次，道光、同治年間各有番亂一次，光緒前期（二十一年，臺灣割日前）有番亂三十次，㉕除此之外，移民至此的漢人更是視原住民的出草行動爲「番害」，且不勝其擾；由此觀之，當時漢人對於這個異文化的民族應存有許多因陌生所產生的恐懼與負面觀感，然而，舊王孫對於臺灣原住民的好感與認同，除了民族主義情感的投射外，是否還有其他？

溥心畬所描繪的臺灣原住民並非如人類學家來的精準深入，他是典型的中國文人畫家，身爲清朝遺臣，爲守節操，於當時無論是面對如何的政治局勢，皆堅拒出仕，這正是宋、元以降，歷來讀書人或士大夫階級所認同的價值觀，在書畫創作上，也就是所謂「人品不高，用墨無法」；因此，要分析心畬先生畫作甚至其思想、行事，都要同時考量他爲一文人畫家所崇尚的觀念，他們講求的是「畫意不畫形」、「以形寫神」的意趣，所以畫作所呈現的往往是畫家主觀融會的胸中丘壑，準此而言，他在《山番射鹿圖》畫面中表現出來的事物與景象，有可能是藉著遊歷所觀察到的片面記憶拼湊出的畫面，當然也有可能是他以往各個階段藉由資料閱讀、他人轉述加上來臺後的親身探訪與體驗所融會出來的「傳神」之作。本文所要強調的是他成功掌握到畫作題材的代表性，以及題材角色的韻味，包括：深山幽冥的氣氛、原住民狩獵的姿態以及獵人與獵物之間令人屏息的氛圍等等。還值得一提的是，畫家的身份特殊，生於封建宮廷中的皇親國戚，但能以民胞物與的胸懷親近世間萬物，這正是畫家本身人格涵養的具體實現。

㉕ 黃煥堯，〈清季臺灣番患事件之本質探討〉，《臺北文獻》79（1987）：165-175。

心畬先生本名儒，乃光緒皇帝所御賜，並面諭：「汝名儒；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26]因之，先生畢生服膺孔孟之道，而儒家學說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爲這個世界帶來和平與和諧，在這方面主要的立基是人本觀念；孔子門生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就是恕道精神，更進而能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胸懷，於人性中，自我眞實的內在要求與關切他人的社會需要，往往是不能分離的兩端，心畬先生對於臺灣原住民的好感與認同，有很大一部分應該是出自於他溫柔敦厚充滿人文關懷的儒家思想。

[2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 430 。